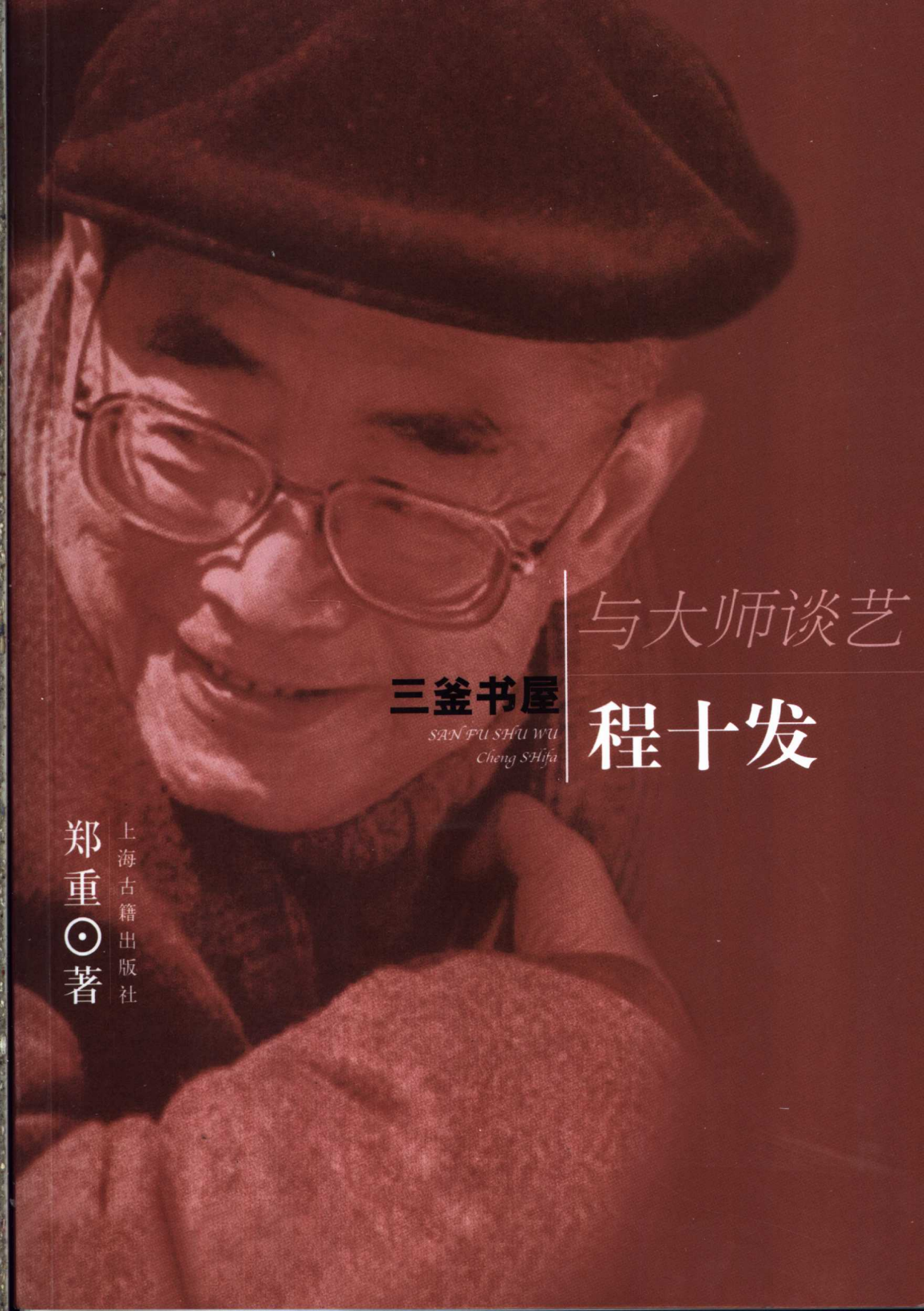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与大师谈艺

三釜书屋

SANFU SHU WU
Cheng SHifa

程十发

郑重◎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P11-2



与大师谈艺

三釜书屋

SANFU SHU WU
Cheng SHifa

程十发

郑重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釜书屋程十发/郑重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4.7

(与大师谈艺)

ISBN 7-5325-3685-8

I. 三... II. 郑... III. ①程十发一生平事迹②中
国画—艺术评论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72②
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19924号

总 策 划 张晓敏
策 划 王立翔 罗 颢
责任编辑 罗 颢
装帧设计 严克勤

与大师谈艺
三釜书屋程十发
郑重著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刷
开本640×960 1/16 印张10 插页 2 字数 100,000

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4100

ISBN 7-5325-3685-8

J·208 定价: 34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“与大师谈艺”是一个口述系列，记录了谢稚柳、唐云、程十发、陈佩秋艺术实践的体验和感受。我和他们交游数十年，或看他们伏案作画，或是天马行空式的交谈，对他们可谓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了，从而渐渐悟到他们在纸上行笔、用墨、用水、用彩的不同，是来自他们内心的体验和感受的不同。我想由他们“自说自画”一番，把内心的体验和表现出来的艺术作一次重新融洽，不是比别人的评论更好吗？由于有着这样的潜在动机，他们言之无意，我听之有心，所以就形成了“与大师谈艺”这样的口述系列。

中国绘画的理论多发端自画家的体验与感受。顾恺之的“传神论”可谓是中国绘画理论的成熟之作，起始画女于壁，虽“四体妍媸”，但“亡关于妙处”，不甚生动，后忽有所悟“传神写照正在阿堵（指这个）之中”，绘之于墙的人物就变活了。后人易“堵”为“睹”，意思相通，其他如“手挥五弦，目送飞鸿”，“妙想迁得”，都是从他的体验中来。南朝宗炳凡游历皆图于壁，以作“卧游”之乐，“澄怀观道”，“澄怀味象”，“万趣融其神思”，他非常感叹“余复何为哉”，“畅神而已”，这种以自问自答的方式，表达了内心的体验，提出了“畅神”之说，成了山水画论开山而又成熟之作。谢赫综合“传神”、“畅神”之说，提

出了“六法论”，使中国绘画理论达到系统化完整，但自身的体验远不如顾、宗二位来得深刻。

谢稚柳极为赞同“眼高手低”之说，他认为绘总是眼高于手，才能推动手的提高。顾恺之的“传神”、宗炳的“畅神”之说，标志着中国绘画的理论高峰，他们的绘画能否称得上艺术高峰，那就有待讨论了。但是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，唐宋绘画走向高峰，这是无可置疑的。晚唐的张璪还说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还在追随顾恺之、宗炳，仍然在重视体验，做到主观与客观的结合。可以这样断定，没有魏晋六朝的“眼高”（理论），中国画的高峰可能要晚些时候出现。自元以后，中国绘画走向衰微，除了技巧的衰落，我想更为重要的是画家对体验的疏远，或是内心浅薄造成的。

“与大师谈艺”四种，所注意的是挖掘老画家的体验，他们的画风的演变，不只是技巧的变革，而是随体验的深入在发生变化。画家的体验作为绘画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在今天被人们忽略了。我生性迟钝不敏，对名家所谈理解肤浅，只能做到他们谈啥我就记啥。这里所记只不过是他们所谈之万一，疏漏多多，记错也难免，敬请鉴谅。

程十发的幽默

(代序)

十发，姓程，名潼，号十发，取“一程十发”之意。《说文》：“十发为程，十程为分，十分为寸。”“发”者，古量器中最微小之数也。历史上的程姓名字中用数词的有唐人程千秋、宋人程千里、宋人程九万、元人程一飞、明人程一枝，无论是“十发”或“百发”，论其量都是不好和这些名字相比的。十发这个名字是老师李仲乾给他起的，十发说：“我在学校里只有姓和名，叫程潼，而没有字，所以给自己刻图章的时候，总是重复刻程潼。李老师说奇怪，问我有没有字，我说没有。李老师说我给你起一个字，叫‘十发’，取‘十发为一程’之意。从此我就用十发，名不大用了。”

十发为画坛之奇才。远观者，爱其画，欲知其人；近观者，爱其画，亦爱其人。余与十发相识近四十年，对他仍介乎于远近之间，所以对他的探索之心未泯，欲入其堂奥，观其画，听其言，识其心，企盼对他求得真知。

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，余西行剑河，去十发隐居之处探访。适高花阁主陈佩秋飘然而至，两人相见甚欢。高花阁主刚完成“布置画”，日夜挥毫，劳累过度，腰腿酸痛未愈，对十发说：“你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我当然要多干活了。”十发说：“谢，谢，谢！”高花阁主说：“我们现在是近邻，你什

么时候需要交流了，一个电话，我即过来和你聊天。”十发说：“应该我去看你。”高花阁主说：“你是老大，还是我去看你。”十发说：“不，我去看你，三天之内我就去看你。”高花阁主说：“你现在手抖得好些了，我看你的线条抖出许多新意，是过去没有的。”十发说：“我那是精神抖擞。”在大师雕零的年代，交流特别可贵。

“非典”肆虐，人心惶然，某日余又西行去剑河，见十发作《采药女》，背后修竹一丛，寓意竹报平安，题曰：“深山采药抗‘非典’”。他说：“现在大家都在抗‘非典’，李时珍的孙女请缨抗敌，大家平安。”

十发的幽默发自内心，天性使然，常是随机而出，水到渠成。手指颤抖本是画家的不便，他能以“精神抖擞”应对；电梯出了故障，上上下下不停，他说是“七上八下”；啤酒与汽水掺饮本是饭局中常见之事，他说“喝了会发脾气（啤）气（汽）”；喝酸奶，他说“不能喝得太多，喝多了有酸腐气”。在饭桌上，十发常机锋



程十发自画像



迭出，令人喷饭。十发患气喘疾，常喘息不止，他与人戏曰：“我气量小。”十发曾住高邮路，不知者问曰：“居何地？”他答曰：“咸蛋路。”因高邮的咸蛋闻名于世，由联想而生的幽默。某理发店请十发题匾，十发操笔题写“要依好看”四字，来者曰：“万万使不得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”不知十发之幽默。一位画家见十发作画，色彩动人，欲乞一色，不日，十发赠其颜料一盒，并戏曰：“给侬点颜色看看。”

十发画，素来求者如云，且有求必应，故其应酬之多，世界少有。有位书画爱好者，向十发索画。十发因画事太多未能及时画出。索画者曰：“我已经跑了七八趟了。”十发戏之曰：“你倒是八大山人了。”并将此戏语题于画上，别有风趣。一位从业银行者向十发索画，十发问：“你懂画？”索者答：“我不懂画。”十发曰：“你不懂画要它干什么？”索者曰：“白天和钱打交道，晚上消遣消遣。”十发曰：“我和你一样，白天画画，晚上也消遣，也有个爱好，欢喜看货币，美元、英镑、法郎、马克，我都欢喜看。”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心。有求画者，索得十发画一帧，返里，论者有称画不真者。索者旋返沪上，言其原委，十发不愠不恼，遂当此君之面，挥毫作图，并令人家拍照存真，以此画与照片并赠索者。此足见十发善解人意，大度有致。

十发爱朋友，重友情。电视主持名家曹可凡，因煤气中毒，经抢救化险为夷，十发慰问之，并曰：“你不会死，因你名曹可凡，如果你叫曹不凡，就活不过来了。”文弱的十发欢喜勇猛的足球，但和足球教练徐根宝素昧平生。徐根宝兵败吉隆坡，责怪之声沸起，十发赠一套《孙子兵法》，以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之语相慰。徐根宝在崇明办足球学校，十发坐轮椅前往祝贺，和足球娃娃们在一起玩了一天。勇猛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，十发深知此理，徐根宝去昆明训练，十发作《迟开的茶花》相赠。某日，徐根宝来看十发，十发向客人介绍曰：“我们是手足之情。”客人不解，十发又曰：“我用手作画，他用足踢球，乃手足之缘也。”香港电影导演李翰祥是十发的好友。李翰祥病逝，十发伤心，对曹可凡说：“你还记得李翰祥吗？他去世了，这两天晚上做梦，天天梦见他。”失去朋友悲恸之深，尽在几句话语中。

日本著名书法家梅舒乙，和十发交谊甚笃。梅氏在上海中国画院举办书法展览，开幕的那天大雨滂沱，经久不停，到会的人很少，冷清得很，这对来自东邦的书道大师来说，多少有点美中不足之感。十发致词曰：“今天落雨，只来了五六十人，其实已经不少了。当年王羲之兰亭雅集，到会的



程十发挥毫创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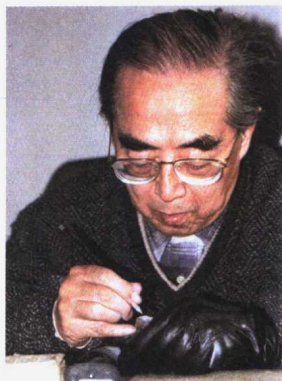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四十二人。王羲之是书圣，只有四十二人到会。参加梅先生书法大展的有五六十人，超过书圣王羲之……”真是妙语惊人，克诚相敬，皆大欢喜。

生活幽默和艺术幽默相一致，在艺术的幽默之语中藏着真知。郭河阳论山水有“平远、深远、高远”“三远”之说，十发云：“要在‘心远’。得心远之法，‘三远’也就在其中矣。”中国画界常有激越之猛，视优秀传统为粪土，猛烈抨击之，十发语金石书画大家韩天衡曰：“汽车朝前开，还要装上反光镜呐。”气息平和，言浅理邃。对艺术的新与旧，十发常以饮茶的杯子相喻：“如果不把杯子的旧茶倒掉，又怎能再泡新茶呢？”艺术体验与生活体验相通，把生活中的悟性运用到艺术中去，即是悟艺之大道。

十发把艺术创造喻之为盖房与拆房，他的高足、人物画大家毛国伦铭记师言：

四十年来给自己盖了一间房子，十分艰苦。我像造茧一样，不是在房子外面砌墙，而是在房子里面添砖。总算屋顶有了，四周的墙壁也已经砌到最后一块砖，当我松一口气庆贺自己的工程完工时，我困在房子里出不来了。只有拆去房子的一部分，我才能生活下去，于是我拆了旧房子，又想从头学起，准备造新房子。

在十发六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，他不停地在搬砖运瓦，几经艰辛，为自己盖了三座房子，一座是修竹远山楼，一座是三釜书屋，一座是九松山庄。第一座房子盖在故乡松江，有着浓郁的乡音、乡情、乡思；第二座房子盖在海上，吞吐云雾，海纳百川，有着有容乃大之气概；第三座房子盖到太平洋彼岸去了，不想再作隔岸观火者，而是要作火中凤凰，晚年修炼，再塑一个金身。





“修竹远山楼”释义

王蒙有一幅杰作，画远山隐隐，绿水迢迢，一丛修竹摇曳，山亭中人静观，近景牛毛皴之山石，扞手可摸，如松江之风景。画的右上题篆书“修竹远山”四字，并

有跋云：“昔文湖州作暮霭看横，宋□□题识卷首，观其笔力不在郭熙之下，于树石间写丛竹，乃自其肺腑中流出，又不可以笔墨蹊径观也。子文、广文出纸求画修竹远山，惜乎仆之笔力不能似郭，写竹又岂敢仿湖州也哉。至若拙朴鄙野纵意涂沫，聊可以写一时之趣，姑塞广文之雅意云。黄鹤山中人王蒙书。”

此画深合十发的胸臆，喜而购藏之，名其斋为“修竹远山楼”，并自书榜首，悬之于松江别墅。

十发藏画颇丰，名作佳制亦不在少数，何以对王蒙的《修竹远山图》情有独钟？

对“元四家”，十发不但倾心其笔墨情，而且喜欢追寻他们的遗踪。这几位平民画家，自然不会有什么豪宅故居保留下来，但黄土一抔，荒草数茎的墓地还是有的。他到无锡去谒拜倪云林之墓，到嘉善拜吴镇之墓。黄公望的墓有多处，可能以富春江畔的墓最可靠。十发并不探究是真墓还是空穴一座，他都是留连感怀，不舍离去。但是，使十发感到遗憾的，是没有找到王蒙的墓。王蒙自元入明，隐居临平黄鹤山，号黄鹤山樵。洪武初年出任泰安知府。因为他是大画家，曾受宰相胡惟庸之邀，到胡府看过画。胡惟庸因谋反罪而被抄斩，王蒙也因受牵连被捕入狱，死于狱中。王蒙又是汉人降元的大画家赵孟頫的外孙，在朝代更迭的动乱之际，名人尤为引



人注目，他死于狱中，可能没有人敢收其尸，故墓穴也没有了。王蒙徒役于何处？十发分析可能在崇明岛，那里是朱元璋关犯人的地方。

对王蒙的遭遇，十发不无感慨地对笔者说：我是个好事者，去找“元四家”的墓，其他三位画家的墓都找到了，就是找不到王蒙的墓。王蒙是赵孟頫的外孙，可能因为政治关系，和朱元璋有矛盾，所以他死后墓没有留下来。其他三位画家，都是平民百姓，现在名声不得了，当时没有人注意他们，所以墓都留了下来。上海崇明有个演武厅，有一批被认为罪不大的人，在那里劳改致死，都是没有墓的。黄道周的墓也有几座，都是后人给他修的。这些老先生都看不到了，有时做梦还会看到。我有一张王蒙的《修竹远山图》，很远的地平线上有几座山，松江的风景也是这个样子，我把它买下来。修竹远山，非常平淡，是一种意境，所以我就借过来，以此为斋名。

张金铸在九松山庄创作

程十发在九松山庄创作



王蒙《修竹远山图》

目录

前言	1
程十发的幽默（代序）	1
篇之壹	
故乡的泥土最肥沃	1
篇之贰	
不信南宗与北宗	16
篇之叁	
云南写生给艺术注入新的生命	37
篇之肆	
笔底风云：给历史人物注入有生命的灵魂	54
篇之伍	
“钟馗就是我”	70
篇之陆	
舞台速写与古典戏曲版画、水浒叶子及其他	84
篇之柒	
《幸福的钥匙》和《画皮》	107
篇之捌	
《儒林外史》和《西湖民间故事》	117
篇之玖	
《孔乙己》和《阿Q正传一〇八图》	129
篇之拾	
杂剧《琵琶记》、电影蒙太奇和连环画《胆剑篇》	137

故乡的泥土最肥沃

走进程十发的艺术世界，可以听到他的乡音，可以感觉到他的乡情，可以闻到从故乡的泥土中散发出来的芳香，当然，也能品味出他的艺术中那股淡淡的乡愁。

医家的儿子不学医

十发九岁丧父，本来是行医之家的小康生活陷入困顿，母亲不忍使儿子学业荒废，便自己行医为乡下人治病，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担子。在那些年中，十发学习也更加勤奋。由于条件限制，他没有机会接触古人真迹，只能借到一些珂罗版的画册，在他已是心满意足。有一次，他看到一本《黄鹤山樵画册》，爱不释手，想买下，又没有钱，只好借来日夜临摹，把画册上的一幅幅小画，都放大若干倍，画成像原作一般大的作品。王蒙的牛毛皴，画得非常细。那时，家里没有电灯，他就在油灯的微弱光线下着意摹写。这种时候，他的心完全融入画中，周围的黑暗好像暂时隐退了，艺术的光明呈现在眼前，使他欢欣和陶

醉。他忘情地画着，画着，直到灯油燃尽，灯芯烧焦。他的刻苦好学不仅感动了母亲，而且倾倒了邻里，当时乡间老太婆念佛，要边念边用香棒点，后来她们看见程十发画一棵柏树也要用笔点无数次，便善意地笑他：“看，程潼又在念佛了。”终于，随着学习的不断进步，他戴上了近视眼镜。

十发在上海延庆路旧居前迎面有一块招牌，虽非名贵木料制作，看来年深日久，算起来倒是十九世纪的东西。上写：“枫泾世医程恩斋子子美儒理男妇大方脉。”画家的家里怎么会有行医的招牌？

一天，笔者和十发谈起这块招牌，十发说：“招牌的世斋公是我的曾祖。我们程家原籍皖南，太平天国后期，避乱到枫泾定居，住太平坊（现和平街）。他老人家是个读书人，精通医道，所以称儒医。生子二人，一位是先祖父子美公，还有一位叔族就忘其名了。先祖生先父欣木公。三代都是克绍箕裘，既读书，亦行医。连先母丁太夫人，也通医道。”

后来，十发将祖上行医的招牌献给枫泾镇。该镇把十发的祖居加以修葺，室内陈设十发先人的遗物、诊所用的桌子和药橱，还请刘旦宅题写“程十发祖居”的匾额。十发见之甚喜，说：“刘旦宅的字写得很有力，难得。”枫泾镇街新建牌楼，由十发题写“枫泾”二字。其子程助说：“这里是皇帝御书的位子。”十发风趣地说：“那我要被砍头了。”

“我听陈佩秋说，你们在接待英国作家韩素音时，你就说因数学不好，才学画，是这样吗？”

十发答道：“这也叫无缘凑巧，七拼八凑，把个医生的儿子凑成画画的。说



程十发的母亲